

1月10日上午9点不到,国家图书馆外文部主任顾犇发来微信说,沈昌文先生走了。我顿时愕然,随即给沈公的至交、弟子俞晓群打电话询问详情,他告诉我,沈公昨天感到身体有些不适,所以晚上早早睡了,今天清晨6点时,女儿去他房间看他,才发现他已在睡梦中安然离世。朋友们都说,对于一位90岁的老人,这样驾鹤西去是一种福报,我当然也觉得宽慰,不过,我为自己没能实现一个愿望而深感遗憾。沈公自称是个“吃货”,而且还是一个“上海吃货”,所以,我每每请他吃饭,点的都是上海本帮菜。沈公出生在上海,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,深度浸润于海派文化,所以在他身上有许多上海人的特质,即便在饮食等事上,虽说他后来进京工作,却也一直保留着上海人的口味。比方说,北方人好喝白酒,但沈公只喝啤酒;北方人嫌吃蟹麻烦,可沈公对大闸蟹却情有独钟。我本来已经想好趁1月14日去北京参加全国图书订货会之际,请他喝一次啤酒,吃一次大闸蟹的,无奈因为疫情,订货会延期举行,我的愿望落了空。不

最近一段时间眼睛不好,视物不清,总是发花。正因为如此,想起一个朋友,名字叫马文武,家在九台住,具体哪个乡我记不清了。他现在在广州,开了一家盲人按摩院,用一种全新的方式,演绎着自己的生活。

我们交往的时候,我十九岁,刚刚去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读书,利用休息日和寒暑假,常往九台去寻朋友玩耍。当然,也交流一些与文学有关的问题,但是,那时的交流实在是太肤浅了。几乎没有读过世界文学巨匠的著作,凭借着几本古典小说和百余首古典诗词,极为夸张地撑着自己的门面。

年少好啊!什么都不害怕。对文武记忆最深的事情有两件。

一件是他结婚,我们一帮朋友约好了去参加婚礼。初冬的季节,大地已经收割完毕,田野变得宽敞明亮。我们坐汽车到乡上,然后,等待文武家的拖拉机来接我们。由于起得早,脚下踏着薄霜,树枝还没被空气冻硬,有风吹来,依然能够柔软地歌唱。树枝的歌唱很简单,要么轻轻的,要么重重的,你很难分辨哪一种是快乐,哪一种是忧伤。

拖拉机来了,我们欢呼雀跃起来,争先恐后地爬到车上,一律面对寒流。我们唱歌,想象着一会儿的酒菜,以

过,我想,总还是有机会的,哪怕过了吃蟹季,啤酒还是源源不断的,不料,他却骤然间悄无声息地走了,我再也不能跟他吃饭聊天了。

很多年前,顾犇带我第一次去见沈公的时候,沈公约在了雕刻时光咖啡馆,这很能显出他的独具匠心,因他知道我和顾犇都是上海人,上海人是爱喝咖啡的。后来,我和他熟了,也就开始在北京和上海两地约饭了。沈公喜欢吃的都是地道的上海菜,草头圈子、水晶虾仁、八宝辣酱、红烧蹄髈……一边吃一边听他讲在上海生活时的趣闻轶事,总会笑到大喊肚皮痛。他说他当年在上海一家银楼做小伙计时,老板一家是宁波人,爱吃臭的东西,而检验臭的标准是看有没有长蛆,长了蛆才算臭得够了,才可以食用。老板娘规定,每次从臭缸里取出食物时必须先送给她看,她边念《往生咒》边把蛆虫挑出,然后把食物分给大家吃,一开始他还吃不惯,过了五六年后,他也非臭不食,视为天下美味了。事实上,不要以为沈公真是一个只图口舌之快的饕餮之徒,他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,

及酒后的放肆的欢愉,整个身心变得无比自由。

文武家的院子支起了棚子,许多人在里里外外地忙碌。在文武父母的眼里,我们是上等的客人,要上炕,而且坐头一悠。“头一悠”是东北话,第一轮的意思。我们吃完了,还有二悠,二悠过后还有捞忙的,结婚放的是流水席,热闹着呢。

那一天,自从我们上了桌,就没有下来过。捞忙的人都散了,我们还在喝酒,一直到深夜,一直到每个人都醉了。

文武和媳妇住里屋,我们住外屋,肩挨着肩五六个人,盖的都是新被褥。

迷迷糊糊中,感觉文武过来了,他上了我们这铺炕,一声不响地躺在我的身边。他的衣服已经脱了,可他为什么出来了?我听见他悠悠地叹了一口气,但不知道他叹息的原因是什么?

天亮了,我们走了,文武依依不舍地送出很远。拖拉机已经走了二里地了,文武还站在那里挥手。不知是起得早的缘故,还是天气有点阴,我们依旧站在车上,依旧面对着寒流,但那种倔强的快乐一下子就流失了,大家的心里都有了一些压抑。

我问自己:那个晚上,在文武和他新婚妻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?

再次去文武家是几年后,突



月光城 随笔

## 豁达的沈昌文先生

简平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## 稻子

于德北

作为一个有使命感有事业心的出版家,他的“吃喝经”是他实干精神的写照。他在当三联书店总经理和《读书》杂志主编时,总是要求编辑能够“吃吃喝喝,拉拉扯扯”,就是要求编辑要有粘功,对看中的著译者要缠住不放,并在工作餐的饭桌上将组稿之事搞定,回到办公室就能签订合约。其实,沈公最钟意的并不是山珍海味的奢侈宴席,而是街边角落的小馆子,因为他认为这才可能吃出一些文化意味来。沈公有一金句:“我最喜欢在脏兮兮的餐馆,吃脏兮兮的小菜。”这个“脏兮兮”,不是真的脏,指的是乡土气和家常气。

沈公的“吃喝经”还是他豁达人生观的写照。因为他有肝病,他的做医生的妻子白大夫便限制他的饮食,不让他多喝啤酒,也不让他多吃大闸蟹,可沈公常常口头答应,行动上却不执行。有一次,我请他吃饭,白大夫派她女儿沈懿来做监管,说好最多只能喝一瓶啤酒。沈公故意大声地跟我说,今天客人不少,多叫几瓶啤酒

也无妨,不过,我台面上只能有一瓶,不然女儿就交不了差了。只见沈公把一瓶啤酒放在自己手边,然后在我面前也放上一瓶,结果,他的那瓶倒是还满着,可我的一瓶不一会便喝完了——原来他使了一个小计谋,他知道我不喝酒,却故意放上一瓶,而后神不知鬼不觉地一直喝着我的那瓶啤酒。去年12月9日,沈懿给我们发来了沈公当天在餐馆吃饭的照片,我们看了都很高兴,虽然他看上去消瘦了不少,但面对一桌菜肴还是面露微笑,让人放下心来。那天,他还是喝了啤酒,但只喝了一瓶。

让我稍感安慰的是,我虽没能让沈公吃上大闸蟹,但去年9月,沈公在家里过九十大寿生日时,他的另一位至交好友陆灏特意从上海快递去了大闸蟹,沈公吃后说,他心满意足。

对于生死,沈公早已看得很开很透,他曾嘱人给他写过一幅字,上面录有唐代文学家裴度之言:“鸡猪鱼蒜,逢着便吃;生老病死,时至即行。”

次遮罩了。

我们只坐了一会儿,便告辞了。

这一次,文武只送我们到门口,便止住了脚步。

回去的路上,我又一次问自己:这些年,在文武的身上发生了什么?

一晃又是十年,听朋友传来的一则消息,说文武离婚了。至于什么原因,谁也说不清楚。偶然的的机会,知道文武去了广州,后来开了一家盲人按摩院;又是偶然的的机会,和文武通了一次电话,在电话里,文武的声音很平静,也略略感到一点充实。

但他已经彻底失明了!

我和他说起散文的事,也说起第二次去看他的事。他在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,突然笑了,说:“我曾经觉得自己是稻子,可以让别人过上晶莹饱满的日子。现在,我不这么想了,

我就是个盲人按摩师。”

我沉默了,无话可说。

我查了一下词典,确切地知道:水稻是禾本科植物,原产亚洲热带,在中国广为栽种后,逐渐传到世界各地。世界上有近一半的人口,都以大米为食。

